

无界散文

故乡风物

韩守林·著



散文界
+

故乡风物

韩守林·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乡风物 / 韩守林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378-4864-0

I. ①故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83167 号

书 名: 故乡风物

著 者: 韩守林

责任编辑: 范 戈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0351-5628697 (编辑室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 - 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72 千字

印 张: 19.5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864-0

定 价: 35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编 童 事

童年的风花雪月	/ 003
老 轱	/ 013
逝去的日子	/ 017
少年纪事	/ 026
宰 牛	/ 047

第二编 乡 情

沉重的文化	
——汾阳古迹调查笔记	/ 051
爱我汾阳	/ 073
白牡丹祖庭	/ 076
北 顶	/ 080
匾额里的汾阳	/ 085
登子夏山记	/ 089
汾阳春	/ 092
几个地方文化的小谜团	/ 094
汾阳古园	/ 098

汾阳古韵	/ 101
汾阳宅门	/ 105
汾阳老宅院	/ 110
贺鲁、贺虜,还是贺娄	/ 117
回眸东龙观	/ 119
空王佛岩	/ 122
梦萦谭家寨	/ 125
南垣寨	
——晋商和堡寨研究的参考书	/ 128
品读家乡	/ 131
平陆村和平陆县	/ 135
神秘的小相村“土台子”	/ 137
世界真小 汾阳真大	/ 139
手执青壶 乡关何处	/ 141
顺治六年 血光冲天	/ 144
说汾道茶	/ 147
四四方方一座城	/ 150
四阳城情话	/ 154
闲话汾阳	/ 157
武成沽酒杏花村	/ 160
杏花村古人类遗址遐想	/ 162
杏花村人	/ 168

雁归来	/ 176
阳泉阳泉	/ 182
一个小村庄	/ 185
饮茶说汾	/ 188

第三编 野 趣

半亩方塘以及其他	/ 193
春天的味道	/ 196
从茼蒿说起	/ 200
晚秋的大山	/ 202
见了一棵老柳树	/ 205
水边看水	/ 208
蘑 菇	/ 211
芥 菜	/ 215
走向田野	/ 218

第四编 闲 笔

爱的困惑	/ 223
------	-------

北国之秋	/ 225
不懂书法	/ 227
潮湿的早晨	/ 231
垂钓趣事	/ 233
垂钓情思	/ 241
狗日的塑料	/ 243
故乡是什么	/ 246
过 关	/ 249
行知有汉	/ 253
家乡的秋天	/ 257
看了一场演出	/ 260
历史的碎片	/ 262
慢下来	/ 265
尼古丁的味道	/ 267
去了一趟深圳	/ 272
品着汾酒赏酒器	/ 277
我爱水	/ 281
小 吃	/ 283
一卷在手 满腹芸香	/ 288
一条河	/ 291
一盒烟及其他	/ 295
醉里挑灯看酒	/ 302

第一编 童事

童年的风花雪月

每个人都有个用来回忆的童年。

我的童年是在史无前例的那个特殊时代度过的。老树、烟囱、瘦马……这是童年留在我脑海中的影像。

想起来，那个时代更像是一个分水岭。往前，是一个古老朝代的接续；往后，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发端。

所以总觉得我们的童年才是最珍贵的童年，总想写一写它。

风

小时候的风似乎比现在大很多，虽然谈不上飞沙走石，但也常遇到刮得天昏地暗的时候，让人联想到《封神演义》的描写。

村里有个中年人叫元，或者叫源，我不能确定这个字该怎么写，但读音就是这样的。据说他早些年是村中的武斗队员，很不怕死的那类人，我们对他有记忆的时候，他是个疯子。所以，我们给他起的名字就叫“疯元”。疯元和别的疯子大大不同，是因为他有文化，会讲故事，所以他身边常有一群小孩子围着。

“孩儿们，你们说，天上为什么会刮旋风？”

疯元坐在那个旧砖窑的背风处，口中含着一支草棍问我们问题，一副嘲笑的神气。

“我妈说，旋风就是鬼。”

“旋风就是鬼，吓吓！”

这时候疯元就突然站起来：“什么鬼不鬼，旋风是阴阳空气相接产生的，什么也解不开，你们，哈哈——”声音尖利而高亢，让人感觉十分怪异。

“鬼——”我们突然集体站了起来，不知是怕旋风，还是怕疯元，一股风似的都跑了。留下疯元一个人呆呆地在那里站着。

后来听说，疯元其实是武斗队里少见的聪明而有文化的一员，但有次两派的枪战中，他负伤后，被一个平时非常熟识的朋友（对立派）擦着头皮给了一枪，子弹走高没有击中他的颅骨，但他自此就被吓疯了或者是气疯了。

躲在家中窗玻璃的背后，太多见过风在院中的肆虐。但看到的只是杨摆柳摇，见识风的真面目则是后来的事了。

那时候，汾河谷地的好多村，大都依村筑有一道土堰，一丈多高，叫护村堰。现在推想，那是古人为了防止汾河或别的什么河的水患而一锹土一锹土垒起来。颇像遮挡外族的长城，应当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而到我们记忆始起，因为大搞水利工程的原因，河堤决口的事情不再发生，那玩意儿就没见过有什么用处。所以，护村堰除了村口要道处之外，到处都长满了高高的蒿草。这种草猪羊不吃，人家也用不着它，所以到了秋冬，它的尸骨就会留在它生长的地方。而我有一段时期，不知为什么就迷上了玩火，拿盒火柴到处跑到处点。有一天点着护村堰上的蒿草后，突然刮起风来，只见那火苗在风中像一头猛兽，在草尖上忽闪忽闪跳跃，一眨眼便飞过老远，很快便引燃了大片大片护村堰上的枯草。红红的火苗过后，留下一片草梗。很快，那个灰黄的草坡变成了黑色的一片，而红与黑仍在向前推进……我突然感觉很害怕，这么大的火，不知会燃出一个什么后果来。

这是我第一次感受传说中的水火无情。

稍稍长大后，农村的孩子便有了一份责任。说起来，打草拾柴算不上什么大事，但如果规定了一个指标，那种任务感就让人内心很不自由了。

到秋天，护村堰外，庄稼长得葱葱郁郁，高粱、玉米、红薯、棉花，谷子……禾香扑鼻，让饥肠辘辘的人们难以忍受这种诱惑的折磨。但这些都是集体的，不得动。所以那时村上普遍的风气是——偷。孔夫子说窃书不为偷，农民不知道这句话，只知道偷粮不算偷。因之，村中普遍都设有治安队，专门负责粮食的安全。在这种防与偷的智力和体力的较量中，其实有很多故事可写，留做以后的课题吧。

我今天想说的是偷柴。

平川树少，烧不上木柴，更烧不起煤，所以只能存些禾柴过冬，供做饭和取暖之用。而似乎集体总是与群众个人作对，那些高粱玉米秸也被人发明出两种用途。一是供集体的牲口吃，二是供沤肥用。所以，眼看着几千亩的柴火，其实人们还是没有可用的生火柴。为此，没二话，人们只能，偷。

刚过中秋节，刈割的高粱躺得到处都是。穗子刚被切回去，虽然不叶已经变黄，但那些棍子仍是湿湿的，抡起来呼呼生风。

“你也不小了，一会儿天黑后跟我走吧。”叔说。

“做甚？”

“背柴。”

“走就走。”

走就走。可我至今也想不起那次背柴为什么要选那么远的一个地方。只记得在高粱茬子里铺好了绳子，然后只怕少了，抱了好几抱湿高粱秆，垛好，捆起来，像一堵墙。有点像现在的学生书包一样，把绳子挽出两个套环来，一左一右伸进胳膊背上，在漆黑的夜里开始往回走。

毕竟是偷，不敢走大路，只是在庄稼地里穿插。背上的柴火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直觉得浑身发汗眼冒金星。突然起了风，从耳边吹起，吹向身后的那一大捆柴。更重了，迈一步都非常吃力。好在，护村堰就

在眼前。

一步一趋地爬上高高的护村堰，村中家家户户里昏暗的煤油灯光依稀可见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村里的风迎面向我吹来，我要前进，它要逼我后退，在这拔河似的对抗中，我一个趔趄，连人带柴一起从护村堰上滚了下来，那些沉甸甸的柴棍子撒了一地……

花

开始熟悉的花不是真花，是画的。本地人叫花窗子。那时节，有过年贴花窗子的习俗。花窗子是用彩色画在麻纸上的，贴在窗的上半部。一类是画着瓶插花的内容，一类是画着娃娃的内容。窗子是那种四大空或者六大空的，事实上是玻璃进入民间后的一种窗户形式。只会在炕上乱爬的屁事不懂的我们总喜欢盯了那花窗子看——虽然完全看不懂花开富贵或者吉庆有余是什么意思，但看着五颜六色的花，小孩子们总是会发呆。

可以下地门槛里门槛外地乱跑了，看到的花仍然是假花。

那时节过年的时候，女孩子是要戴花的。好像还不是绢的，就是那种染过色的纸扎的。也十分鲜艳，和女孩眉间点的一点红一起，把村里扮出一股年味来。

我们不太懂那花是个什么意思，只是装了半口袋炮仗，燃一支香满院里放。

到再大，也见谁家院里养了些花，洋绣球、海棠、柳叶桃什么的，还有田野里疯长的牵牛花什么的，并没有哪一个男孩子十分留意。

打交道最多的花，是棉花。不仅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长大，更重要的，是队里每年都分派剥棉壳的任务。一到冬天，家家天天从队里领回一笼或两笼那种因为天冷了没能长成的棉桃，剥开，取出其中仍呈瓣状的籽棉，第二天再交回队里。家里的收入，好像是可以记三二分工分和留下那些没有用了的棉壳，供生火。

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剥，一边东拉西扯，时间倒是过得真快。

只是，对于儿童，内心多少会感到无聊。毕竟，和棉花打交道的日子，并不是我们喜欢的日子。

真正感兴趣的花，是长大些的时候才开始眷恋的。

那花的名字，叫葵花。

有个伟人说了一句话，叫“以粮为纲”，所以虽然生在农村，其实我小时候是没有见过油菜、花生和葵花的生长的。

“碑楼地里长了一棵葵花。”毛毛神秘秘地对我说。

“走，看看去。”我十分兴奋。

那个时候，虽然没有见过葵花，但画上的葵花是经常见的。因为伟人被比作太阳，而我们便被比作葵花。关于葵花能够随着太阳转的说法，心中总是有些不相信——在经验里，我们还没有见过植物的“动”。

和毛毛轻手轻脚地钻进了玉米地里，叶子把我们的脸和脖颈划得一道一道，生疼。在一片小小的开阔地上，果然长了一株葵花，那个脑袋已经有拳头大小。肥大的叶子，带刺；粗壮的茎，也带刺。我俩像是见了着什么罕物，一左一右，手拄在膝盖上，四只贼溜溜的小眼看个不停。

“花现在是朝太阳的，不知道下午还朝不朝？”

“咱们下午再来看。”

碑楼地离村里有两三里地，但挡不住我们求知的欲望。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我们又到了地里。果然，葵花的头又转向了西面，正正地对着太阳。拥有了一个共同秘密的两个小孩子，相对一笑，浑身有种无法言传的快乐袭来。

晚上，那株葵花入了梦，金黄的花瓣发散着奇特的香味儿。

此后，我俩就像护花使者，隔三岔五地溜到葵花旁看一看，眼看着它的脸盘越来越大，腰越来越弯。我们知道，收获的季节就要到来了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当葵花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也许是重力使然，它的花盘便不再随太阳转动了。

说出来也许不信。那个时候，我和毛毛还都没有吃过葵花籽和花生，平时吃的瓜子不是南瓜的就是西瓜的，所以对葵花籽的香味早已展开了想象的翅膀。而不幸的是，这株葵花生长在生产队的土地里，权属不明，所以，两颗小小的心一直担心花落旁人，与自己的口舌擦肩而过。

终于，等到葵花的金黄花瓣泛白、枯萎，我们知道，这家伙终于成熟了。于是，两个人齐心合力把它的花盘揪了下来，悄悄带回了家。而对这个新鲜物件，两个人似乎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心跳。将附在籽实上面的管状花茎拔掉，一排排整齐的瓜子呈现在我们面前。二一添作五，一人一半，我们将花盘掰开来，各自享用。

“怎么全是瘪的？”

“我的也是。怎么回事？”

两个人你看我、我看你，十分莫名其妙。馋虫长了半年，盼来的却是个能看不能吃的样子货。当时，我们谁也不懂，因为未授粉的缘故，单株葵花是不能结籽的。

唉，葵花，我的葵花。

雪

到冬天，当太阳躲进云层后面的时候，天上就纷纷扬扬地落下雪花来。把手伸出来，看雪花落在手上，慢慢化作几个小水珠，内心十分惬意。嫩红的手掌和洁白的雪花，构成一幅动画，很动人。雪把一切的一切都遮起来了，天地间银装素裹，只有压在雪下的树枝，画在天空，显得干硬而有力。

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不便就是，它把村里的那口水塘上的冰也全遮盖了，严严实实的，和周边的地上没什么两样。

要知道，前一段时间，这里是我们的乐园。

开始，是有谁往冰上扔石子，见那石子在冰上“咕咕、咕咕”滑行，毫不费力就扔好远好远。后来，有胆大的，站到了冰上，亦步亦趋，慢

慢试着滑行。再后来，是家家的大人给孩子们做了冰车，任由他们在冰上嬉戏。

所谓冰车，是找一块大小可以坐得下人的木板，底下平行而对称地绑两根铁丝或钢筋，就算是冰车了。与冰车对应的，是两根尖锥，用于持在手中捅扎冰面做冰车的动力。人盘腿坐于冰车之上，两手奋力扎冰，车自然前行。冰车的乐趣在于体会那种速度，在两臂的挥动中，身旁的人与物嗖嗖地往后倒去，那种快感是乘坐其他车辆不能比拟的。它既是游戏，也是一种民间体育。

一场雪下来，把我们的冰面全覆盖，冰车在冰上寸步难行了。

而在脑海中记忆犹新的是另一场雪。

一到冬天，生产队会安排胶皮大车往孝义拉炭。孝义炭黑而且亮，被人们称为软炭。它在灶膛中燃烧的时候，眼见可以化作糍一样的软，半流体状，十分发火。我不知道从我们村到炭窑有多远，但每次拉炭，因为是使用畜力，所以总是要走两天才能回来。回来后，队长就会在街上喊：“分炭喽、分炭喽。”

分炭其实不是分炭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节一个成人一天大约可以挣得一个工分，即十分，一个工分年底分红是八分钱。而所谓的分炭，是指一家有一百斤炭的指标，但在账上是要扣钱的。一百斤炭一元二角。正因如此，大家才舍不得烧炭，拼命地偷柴、拾柴，以弥补日用的不足。而似乎越是舍不得烧炭，那炭反而就越费。

“明天我和七子到一趟孝义吧。”爹蹲在地上，虽然还不到五十岁，但箍一条羊肚手巾，活像一个老汉。说完，抽两口烟，烟锅在暗处一明一灭。

“不用走了吧？七十里地哩，天气又不好，万一下了雪，滑滑喳喳的。”

“还是走吧，好容易这几天不开河工。等队里有事就走不成了。”爹其实已经下定了决心。

于是母亲开始生起火来，准备第二天要带的干粮。爹站起来，到平房里拾掇他的那两条毛口袋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的我们家真有些奢侈，口袋居然是全毛做的。麻栗色，我不知是什么动物的毛织的，但知道是全毛的。其实，应当古代的口袋就是毛织的，麻袋倒应该是机织品进入中国以后的事了。

“队里就发炭，为什么还要去孝义驮炭？”我十分不解这自找麻烦的事儿。

“坑口的炭才五毛钱一百斤。”母亲絮叨说。

第二天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父亲已没了踪影，家里的那辆老旧的白山牌自行车也不见了。到下午，东北风呼呼地吹了起来，天上果然飘下了雪粒。

母亲一会儿到街门上看一回，一会儿到街门上看一回，明显是心神不宁的样子。但天已经完全黑尽了，也不见父亲的影子。我们都被这种焦急的情绪控制着，围坐在家里，不吭声，只是闷闷地等。煤油灯的火苗在跳跃着，理解不了空气中弥漫着的焦躁。正在我瞌睡得难以自持的时候，风门一声响，接着是跺脚的声音。

“罢了罢了，终于回来了。”母亲叨叨着，忙不迭地出去开门。

父亲裹着一股冷风，进到屋里。“啪”的一声，门被一股冷风狠狠地关上了。父亲棉衣的皱褶里，全是白色的雪粒。刚摘下头上的毛巾，大大小小的雪粒便散落了一地。而脸是黑的、手也是黑的，全是孝义煤的颜色了。

父亲斜倚在灶台上，两手伸在砂鏊上面，烤火。

“天黑，又刮风下雪，俩人都摔了几跤，所以回来晚了。幸亏，口袋没有破。”父亲似乎很庆幸自己。

我看见母亲不再言语，眼睛里分明是有泪花在打转，慢慢转过身子，把背对着我们……